

集部

少谷集卷十三

明　鄭善夫　撰

祭文

祭徐昌穀文

年月日某謹以文告於昌穀徐君曰嗟來昌穀行與時忤文與古瀕而完爾精而反爾真嗟來昌穀至神者靈光至形者下殤維子玄玄維子起起吾悲者情吾不悲

者理尚饗

祭張巽所先生文

正徳九年冬十二月朔旦門人某薄奠於巽所先生哭而言曰于嗟先生昔何為而來今何為而往也昔也與愚劇論天地古今人物事變每逸然有吞雲夢類太華之氣而今者不復能言矣每憂悲姚佚必顛璺倒觴而後已而今者不復飲矣愚嘗究先生之平生先生有大能而賔於鄉而沈於邦而孫意於榮辱之海時也有母

者而不為兒子常禮欲如志也憫時艱難欲興起古之
人而與之而使汗青於千祀不能一得其所欲輒拊髀
擊節放聲而想之詩歌而禠之人人者於是乎有能名
有幹名有義行名亦有奇蹟之名愚嘗默臆先生之履
昌也而令不然也謂之何哉人克天天克人人常天變
人變天常固也夫是者付之無可奈何之天乎斯綿冥
之載者無期也或者大若實而別有所界乎或者末世
之天將反若度而不享善人乎何以行不辱古人爵不

踰下士廪不盈三釜年不逮初衰而疾去此何之也雖然名榮身心之客也是故殷者凉者修者折者支離者痀瘻者化萬不倫皆位乎大順之巧也此處其豐孰分其嗇此專其姣孰主其蒙若然者皆大通之有也而獨不聞之炎炎之岑岑者天何為也哉雖然死生則大矣雖然自其未始有始者觀之無大也天地無有也萬種無生也無生無死也且無無也夫誰計生死於先生自其未終有終者觀之生化死死化生生而復化死萬劫

迴其際以聽機萬種億小盡也天地億大盡也夫誰計修短於先生昔人以生為負疽為贅疣以死為潰癰為縣鮮者亦矯也達生之道莫若以天行天行則幾矣不知先生視一切榮辱起伏生死夭壽真不足以上心否也昔見先生作所於巽一年于兹知所以順生乎知所以順生則知所以順死矣而區區名榮不論也垂盡之辰執余手而不言對兒女訣而無悲戁於正寢而適然是其雖不能擺脫於形開之年而卒能了悟於形蛻之

日也愚在先生弟子列生則有情死當有哀愚益不能忘情而哀先生也忘情亦難矣于嗟先生

哭内子袁氏文

維正德十一年歲次丙子夏四月壬子朔越十有六日丁卯乃亡室袁氏莊价二孺人没之第五日也凶服告成某敬以𩡶𩟳醴果抱長男鳴梧令乳母抱次男夢麒携二女懋馨懋昭哭於柩前收泪而言曰於乎痛心汝年幾何棄我及子女而長逝也吾生之辛苦崩迫窮阨

險阻一何至此極也吾年十三遭家事初落抗志經史備嘗艱難汝來吾門吾猶未達肅雍貞一得吾父母之懽心吾得畢志禄仕者有汝也年二十三喪父二十四喪母諸弟沖幼諸妹未歸吾又病憊經年汝惟執喪襄事撫吾弟妹有如母之道服事吾病湯藥之勞中饋之賢吾心銘之吾之兄弟宗族與各戚屬知而難之吾出而筮仕挈汝入京值時擾攘留滯淮北外無親故之援内無妯娌之談二女在懷終日呱呱然吾竄身軍中出

萬死於一生得事事吳下始復挈汝而南汝之孤苦勞碌吾言之滋吾悲也及竣事北去竊圖安享祿位以希朝廷恩寵以畜吾父母之恩以慰汝追隨之苦酬汝相我之能不意瘡瘍首禍肺氣交侵吾不敢尸素得告而歸詎令三年方圖遠離以了心事於乎天乎遽奪汝而先也寘契既逝吾今何心於世事耶垂絶之辰且諄諄告我曰予幼身遭天數奈何不能視其成立矣而食而衣乳汝實惟君語畢眼汪汪不復出涕欷歔作聲於乎

痛哉臨訣之言吾終身在耳不肯忘也吾夢麒生世二月無有知識他日解識人事知汝母顏面如何嗚梧已了了人事晨昏呼母啼號叫苦吾中腸如利兵之刺切也於乎汝生而凝靜端重人之敬羡出自其素心童僕之不肖者憚之是汝之莊也然口不出惡聲居不靚人雖同室兄弟相見如嚴賔然其於供奉錢帛澹如也是汝之介也吾命迍塞未蒙朝廷恩封榮汝之生而今無及矣摭汝之行而私謚汝曰莊介盡汝之大乎不乎吾

言不朽亦可以慰汝之短乎於乎修短數也雖然莊周達生者也亦曰死生大矣聖人無情情之所鍾正在我輩汝其知乎於乎哀哉尚饗

祭吾惟可文

正德十四年重九亡友吾惟可厭世凡七閲月矣思道南歸之便晉安鄭某抆淚寓辭將以絮酷告於惟可之靈於乎惟可竟中道而已耶果氣數之化終莫能逃而在天者不可以定而勝耶蹠長顔短古固有之果人之

君子為天於小人耶抑有亘千古長存不與歲月論壽夭者耶於乎惟可中道而已矣昔余與子草次吳會意氣所至雖隅南北越歲月而未嘗不若面談也乙亥之歲訪余於閩旬月之居與論天人之故子獨津津然如既沭者厭塵垢之為汚也惜余抱病不能從子武夷以共究其所未至耳繼是聞子貶損小成三進而三捷余為之語曰此豈足明彼志哉其冬果以病歸適余留滯天台寓書訂盟柰余有先人之志復未能從子之往也

迺走千里追予於檇李之墟告余以出處之道其意諄諄也其氣充充也余詰之曰吾江湖數年惟養得此意氣圓滿余應之曰子莫認客氣為英氣認孤潔之行為大道之歸歟惜予有先入之見未解余有遷就之疑未釋故未曾究其歸也於乎惟可令也無及矣臨别之辰執余手曰出處事更勿復道風塵澒洞惟保精神節思慮以養天年以圖後會吞聲歔欷若不忍舍去於乎惟可天年幾何檇李之墟竟為永訣之地耶去年再得手

書有云情緒荒落日覺厭世將來光景知復有幾與兄相會亦復知有幾也於乎惟可何悲傷之甚耶後會今果無幾矣豈死生壽夭子顧先知之顧先言之以自廣歟然陰陽晝夜天道之常而修短厚薄亦氣數之定君子但修其長存者死生壽夭顧不可以入於心也迺者與思道論子何為輒不理於口余云惟可只是氣太高倘有高明者與語當有大轉移處話未畢而子之訃音至矣於乎痛哉子之不竟文山其衰矣海內意氣相親

能有幾何自今以後誰與共業子之不竟吾道其孤矣令方謀弔子之廬銘子之墓恤子之孤以盡余道義之情凡余力可及者余不敢怠也臨風寓奠子其慰余之區區

祭誠齋林司徒公文

正德十四年秋九月日晚生某縻禄京師謹以束帛寓辭於大司徒誠齋林公之靈曰維公謙恭而信清苦而裕榮利是嬰不淫其志洊歷變故汎應安安非衣蔬食

白首改顔服恭公朝罔越寸尺是爲民上直建其的在
昔嶺南貪泉是苦民封以樹久失其所公來至止憩如
樹下泉爲公出樹爲之仆人亦有言夷齊不忒嗟哉此
水表公令德辛未之歳余方入仕乞言于公公詔之以
曰爵與禄爰在天定縱求而得亦天之幸天幸巳矣心
術柰何求而不得所失實多噫嘻數言公實躬行聞命
數年亦既服膺汩汩没没知新則缺遲莫無成愧此提
掇至教在耳令曷敢忘睽乖許時瞻據無方遽有訃告

使我心惰自今小子何所觀法炙雞絮酒期致區區在公碌碌未即馳驅茫茫帝鄉旦夕永隅臨風寓哀欿然自失

祭林泉山翁文

緊公生世斂氣山岳眉蘇嵩申異時遞作早歲太學執履彭公避路之稱出諸厥衷匪曰文藝實以綱器鵬雛驥駒何遠弗至木天皇皇纂述孔良受帝之眷有儀有將帝方更始公即顯敷國子吏曹人材所樞廣收慎用

公執其軏歷歲銓衡門不私謁南銓視冢薦值咎異公
每抗詞咸國重事帝或依違公乃求去後先四疏不替
匡輔令上御極海内延注南畿重地公贊戎務朝道方
盬夙夜匪寧條策十二志切扶傾逆瑾亂政冥運在剥
讒諛得志公作逐客自公之逐瑾亦誅死瑾既誅死公
道復起輿稟是錫帝反其始尋加存問以有令子令子
振振實帝翰臣乞還膝下侍色終身公居鄉國垂十許
年安穩矍鑠有如神仙矧以燈下能書細字劇談竟日

迺是閒事望玆九秩綽綽令終有𦡲孫子宦迹西東及公屬纊一旦萃止非公景福曷克乃爾某等鄉里小兒屬分下戚自鄙疎劣謬公鑑識羣居瞻佇惟是山斗視公行藏卜世安否當公顯庸曰世將清公忽來歸我思飲氷典刑日荒有淚盈把四海兒童秪惜司馬玉泉斯藏君子之光為堂若防百嗣永昌於乎尚享

祭黄伯固大理文

嘉靖二年秋八月念又四日友弟鄭善夫至自晉安謹

以牲帛醴果奠于後峰黄兄而哭之曰唏夫已焉哉其堅忍之志純古之行經濟之學貞亮之節與夫冲粹之文世唯兄一變至道亦唯兄素翁嘗云伯固殆精金美玉世共然之而今也可再得哉方正德之末敢批喉下之逆鱗顛踣萬死而不死豈神將呵之天將秘之以王佐之用於後皇魚水之逢耶及嘉靖更始乃稍試而即死於乎天何為也哉所謂天未欲平治天下者是耶非耶彼蒼冥冥吾不得而知也方兄受重桎伏蒲闕下余

曰天子且出兄遽應曰天子且出吾即牽裾而死之其一時貞寃義氣宜可貫日月排雷電而竟不能回武廟之無東何哉山川氣澆生賢幾何得一二如兄又竟落莫以死豈造物者亦忌名耶唏夫吾道其衰矣善夫才質寡劣志向依違方仗兄以夾持之力不數年間良友凋盡巳乎今復何言歸櫬過邑方奄奄病疢不克奔哭良負幽冥兹將假駕赴命力疾一來炙雞絮酤成禮以去然區區無已之懷實不但為世道慟也墓祠寂寥今

則誰續摩挲故居曷勝摧慼唏夫尚享

祭張巽所文

年月日巽所先生之柩將即于湖山故宅善夫卹哀祖于輼輬之前曰戲乎維公隕坳奄忽及期想公話言山椒水湄舉公平生遵道矩德豈無要津君子之𨍏𨍏車于于飛旐翩翩形𩲡在地精神在天南山之封非堂非防窀穸之事上下茫茫戲乎

祭方母文

於乎樂事難全佳期不常比孤與豪以道義弟兄獲拜母於吳中泣謂豪曰而有至樂耳孤獨無豪曰子誠可悲也吾為子表而翁之墓以節而哀暇日復謂豪曰孤不子少事遠遊二親繼奄形隨氣滅寤寐想像如之奈何豪曰子誠可悲也崑有繪者會意得人形子曷圖之而果得吾二親如生平時日告面稍慰所私往者母病氣豪甚憂孤聞而亦憂旋而母疾愈豪甚喜孤聞而亦喜氣感也是秋與豪往錫山壽顧封君百感交集復謂

豪曰吾親生不得一日之養吾官何為行吾結廬墓所以了一世事耳豪曰予言真吾感也吾母艱疾息吾一身瘗者一疾幾於不諱吾其歸母既先歸豪累以書招孤為作武夷講學圖期以歲晩遂事事未遂而母先亡於乎悲夫母得首丘耳而使豪不得為孝子也豪欲養而母不逮豪雖貴而母未封於乎天乎樂事竟不與人全耶比與豪雖隔百里早晩聚首信使往來旦夕可通而今者不可得耳於乎佳期竟不可常耶雖然孤疾未

瘳也青山舊諾也行將養痾於先人鳳陽之麓道謁母于崇陵之隴招豪于武夷之曲讀書守道以終其身耳聞訃匍匐奔走作文旅淚交下書不成言毋其鑒我區區

哀誄

太白山人哀辭

人生知遇至上下數千載兮余幸與夫子而同時胡譙惟之弗恒兮羌遷次而乖睽哀流俗之好汙兮懷修姱

夫焉施抑神龍使在野兮蝘蜓日憖憑於天池駑蹇之
緤服兮騏驥反俛耳而四馳時方覆巢以破卵兮鳳鳥
逝而不來伏隆中以自營兮吟梁甫而興思日矯首以
引睇兮不及夫重華之垂衣世誹詈其日相踵兮筌直
任而弗疑苟尺蠖之靡虧兮伊何指夫瑕疵循擊壤以
入洛兮世更詑夫鴻跡之大奇盼秦雲而忍心兮余固
知夫達士之不羈何二家之紛庬兮偃至教之凌遲無
或乎夫子之崇玄兮將賢知者而過之羌遵夫韓張之

遺則兮邅老氏藝文而來茲惜日月之不長與兮荃僅
睹夫聖道之藩籬徒使衆口之呶呶兮牴云白甫之言
詩鹿門之耦耕兮德公廼皓乎龎眉曰二家之善老善
天兮緊非孔氏之所知果南華之以死為樂兮將爾返
其真而去斯皇天苟一其嫉妬兮飯牛鼓刀者何終值
乎昌期余悲夫素交之凋盡兮紛涕泪之日垂及茲吾
徒其向孤兮夫誰共業之余貽慨羇居之遂聵兮已邈
若乎雲涯羌宿莽之末生兮來陳愬此誄辭吁嗟傷哉

乎邦家之瘁兮余又奚旁及夫所私

夷穆李大夫誄有序

正德八年二月念又七日南安郡丞質齋李公卒又明年葬於會城北斗門之陰嗚呼已哉公有修能役役然旅進退于時卒其生竟無有真知者公由進士令定海判順天左轉六安久次陟南安以去其伸縮起伏進咫退尺所至以騏驥之才服役轅下卒未能究十之二三其有治績非其至者也於乎憂世者其如何哉公之志

務以湛莫行萬物而不攖其心使之自炊累焉不欲為擾擾者斃躠仁義以爚亂乎天下其心薾苍苍然定也今之時猶詭相高謬悖相勝佻巧諂呵以取強而亨焉以公之道而行乎今之時沉頓窒塞薾有不辭者矣嗟夫世不為公也已矣世而為公反而滈顧不易易哉公為詩操觚漉藻應聲而成無抉摘峻峭之狀類於其為人焉公仕止奉政大夫秩五品不得謚於太常其子源懼其久也名行之不揭揭也屬余私之記曰謚以尊名

節以壹惠禮之古也式行薦名君子行其私按謚法安民好靜曰夷中情見貌曰穆謹謚之曰夷穆大夫誄曰大夫之先出唐天潢大支至五為鄭孝王孝王七繼玉牒益昌誨作觀察撫有閩疆曰輕曰諝伯仲悉良將作刺史表中相望黃巢扇焰九土沸湯王孫草莽跣足徬徨輕諝亡命依誨走藏僻壤古田僻鄉杉洋遂為編戶世耕且桑刺史之裔旻有皇臣翺翔嘉祐為宋特人中丞通奉時罕其伍東徙會城石井有所世德嬋嫣幹葉

用𦈢是為大夫始遷之祖歴代十三崇替相錯大夫昆亞並時遞作伯師欒城仲守姑蘇以有圖徽肆于大夫侁侁大夫惟道是腴衣鉢禮樂冠袵詩書辛卯之秋逸隼一呼激昂太學涅滯方隅材美不賈翦羽毰毰為名相公藥籠中物之官海堧三事攸恤民之難治有甚悍卒震蕩紛庬抑遏強崛凱風自南百草披拂牛刀割雞遽論伸屈汗顔血指乃處窘勿勤苦三秋天子有詔辟騄驪黄籍籍京兆内戚奪田公其往料誰謂魚腹中有

要妙蒼蠅在前貝錦在後端士阨窮雖闇亦耀區區六安杳矣江漬乘艱遠遣鮮不沮嗔公乃來止磬折隨羣不屑不假鏟采行真有彼霍山踣踄弗振吒畯日慢饑饉薦臻檄書至庭非公莫振公發其羸病是用先積劵隣壤得米數千旋葺室廬以處顛連襁負就食委籍術廛凋瘵沉轉抃舞咲讙一時流民如解倒懸昔我無秋今我有田我不為殍君侯之全我願君侯于千斯年當路谷嗟走疏旌賢天子曰俞時維巳巳薄言南安寵之

丞貳閩寇蝟興西江有事三年陳師各老其技當時微公誰勝任使爰授剪屠爰捷弓矢庖而元戎載陟崎巇桓桓軍門執俘折馘人攘其績我食其力衆口嗷嗷我心默默時命惟當愚巧曷異成功者退君子守黒烏石之陽白田之側有田田田有水湜湜繩約膠漆豈侵其德年義忘忘即兹幽域於乎已哉公之安定以為非才齾卷傖囊乃以為佳公之朴直動掣其肘回遹便給於道何有吾徒蘧蘧公挈其儀非公私我我實知之謚以

夷穆壹惠在兹以播明幽永古不澌

少谷集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少谷集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施　華

少谷集卷十四
明 鄭善夫 撰
疏
乞歸疏
念臣守官以來本無重疚只為過憂瘡瘍被庸醫所誤以為驅逐百邪必須金石之藥不擬沉積五内反成腹心之灾抵今雜症交攻形神沮喪臣切以病勢如斯而

犬馬之勞豈能自効復恐失令不治而蒲柳之質詎免先零伏望陛下憫臣幸未即死勅吏部放歸調理萬一生全有地則未死之年皆報恩之日也

諫東巡疏

臣聞芻蕘荒野皆得獻於君臣待罪禮官奉法無罪竊迹職事不能匡正萬一愧死無地近奉明旨有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前往太山獻香者竊念此事雖芻蕘草野苟有一念愛君蓋有蒙死而言其必不可矣況臣身

有官守職與奉行者哉臣聞天子端居外屏以示嚴也非郊社弗離其宗廟以承重也宫墻九重出則警蹕以防奸也夫以天下大器權邪側目而不敢發者無其便耳陛下遠不見曹欽不見劉瑾乎瑾固陛下狎暱之臣也陛下託以心膂委以機務時豈不以瑾為盡忠社稷且日在左右而一旦叛逆乃爾況今乘輿遠出内無儲君外有勁敵而驕貴弄臣專典禁兵萬一變作陛下誰倚以無虞也陛下獨不聞英廟之事乎前車之覆後車

之戒臣不敢斷其必無也且陛下遠舍宗廟以祀太山誠以為社稷人民邪臣聞雨露所滋無不孳息雷霆所壓無不摧折煦然而福肅然而威萬化時行百神率職者天也泰山之神其有尊於天乎故凡在天之下者祖宗相承之社稷人民也今以付之陛下誠欲陛下敬天之威和其人民保其社稷而能享其宗廟獻香之事其有重於郊社之禮與禘嘗之義乎今陛下郊不視牲齋不誓戒改卜者三出而馳道恐非所以事天享帝也禘

嘗大禮率不親往恐非所以尊祖敬宗也是故圜丘之

上烈風揚沙太皇太后祔廟之夕而七月雨雹此天戒

也陛下顧不動心敬此天戒乃輟萬機冐重險以事於

泰山何哉臣見五岳之神不啻天之僕隷也暴慢於主

翁而敬恭於僕隷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敢享也况今

民窮財盡青齊淮楚之間水旱連年甚至父子相食者

六飛一過勢必嘯聚山谷倘重傷心更何以徼福於社

稷哉夫興亡之勢皆積漸而後成然不可不察也陛下

連歲北巡而為陛下留行者抗言有害而未見其害非惟無害而反有利宜陛下厭言者之無稽而果於獨用其意也臣愚以陛下之漸成矣昔扁鵲再說齊君不用三見而遁去嘆曰昔公疾在腸胃湯熨可及也及在腠理針砭可及也今入骨髓矣雖有司命將柰之何哉臣恐失今不治而扁鵲遁矣天下名實方懼大怪春秋尊無二上制王公而下皆曰人臣今忍以天子之尊自貶而稱公此莫大之怪也非但大怪也然必有大憂今天

下藩王皆陛下臣子也車駕所至萬一以公禮處陛下將安而受之耶抑責其不臣無禮耶明明祖訓臣恐彼有執詞矣且陛下之所欲自封者豈不以雄姿大畧自足累功將相耶然任金革暴霜露縱能手格單于身甚勞而功顧甚鄙也臣聞堯舜惟恭默無為而萬世言治不聞其擅一將之長令不師堯舜則亦已矣亦不聞有先帝乎先帝敬天勤民親賢遠色察佞幸絶游畋亦惟自正其心以為天下本實未嘗有所作為下親將相之

事也然而文武効用身不勞而天下治此陛下與左右所習知者陛下夜氣清明之時獨不一思先帝之所為乎臣竊以治亂之機實在陛下一心心一正則百邪皆廢陛下試一轉移靜求先帝何故身不勞而反治今何故身獨勞而反亂則一切荒淫悖謬之事將自追悔不暇只此一念欲成堯舜事業不難也夫以陛下之聰明英武顧不惜勞瘁其身以求治而豈惜一念之轉移哉惜無明智者早為陛下陳之也臣本草茅久無仕進之

志痛惟先帝祝天求才不忍以無用自棄抱此悃誠久欲獻之陛下明知職非言路寧觸忌諱以死誠惜陛下之英明而不忍視天下之日敝也隱死上聞候命闕下

奏改歴元疏

奏為歲差事照得正德十三年五月朔日食起復時刻不合數多該欽天監中官正周濂等奏驗交食以改歴元本部議得今後日月交食本監官仍依古法推步如或未當暫免參究即於官生内精選數人同周濂等講

究新法彼此參驗等因本年十月十五日十四年四月十五日十月十六日凡三次月食本部劄臣前往觀象臺督同欽天監官生人等看驗其初虧復圓時刻分秒古法新法俱有得失經該奏報外竊以經緯天地治歷明時本聖賢事業而王政之首務也且天道幽玄其數精微今欲以人合天非明理達數之原者鮮克與此是故歲差之法自晉虞喜始定以歲策五十年差天運一度何承天復定以一百年隋劉焯取二家中數復定以

七十五年唐一行復定以八十三年元許衡王恂郭守敬復定以六十六年有餘凡經數十人遞驗千數年至元授時歷似為精密矣只令新法據許衡等六十六年有餘之數推演仍又不合天道豈易言哉且如定歲之法積四朞餘一日一日分加於四朞是故二至之時只在絲忽之間自古難凖要須酌量以定者如定日之法一日百刻所以變為九百四十晝者以氣朔有不盡之數難分也凡每月三十日二氣盈四百一十一晝二十

五秒一朔虛四百四十一晝積盈虛之數以成閏是故定朔必視四百四十一晝前後為朓朒只在一晝之間自古無有真知要亦須酌量以定者如日月交食惟日食為最難測月食分數惟以距交遠近別無四時加減葢月小暗虛大月入暗虛而食故八方所見皆同也日為月體所掩而食葢日大而月小日上而月下日遠而月近日行有四時之異月行有九道之異故旁觀者遠近自不得而同矣如北方食既南方才半虧南方食既

北方才半虧是故食之時刻分秒必須據地定表因時求合而後準也如正德九年八月朔日食歷官所報食八分六十七秒而閩廣之地遂至食既其時刻分秒安得而同今按交食以更歷元時分刻刻分分分分秒極精極細及至於半秒難分之處要亦須酌量以定者若差半秒積以歲月則躔離朓朒皆不合原算矣是故隨時考驗以求合於天者苟非其人豈易言哉謹按漢唐以來皆設算學與教習儒藝同科稱四門博士如宋錢

藻孫覺諸儒皆為算學博士之官九章之法大明故定差法更歷元每得其人我朝算法既廢而户部考校數歲限取數人又止於算錢穀户口此在九章尚未得其一也況占天之書國法所禁而官生之徒明理實少必須理明然後數精方今海内儒術之中固有天資超邁究心天人之學者使得盡觀秘書加以歲月必能上按往古下推未來庶幾歷元可更也近訪得養病南京兵科給事中樂頀工部主事華湘開州判官佘珊南京國

子監生蔡于穀杭州處士孫一元此數人者聰敏靜深頗明理數之學而精於九章之法者乞勅該部照依太常少卿童軒事例於本職上超陞職銜其監生處士量加官爵使觀秘書與周濂等講究參驗數年然後責成其效於改造歷法庶克有濟為此具本親賫奏聞

乞歸疏

臣福建福州府閩縣人由弘治十八年進士正德六年十一月內除授户部廣西清吏司主事八年七月內養

病回還十三年六月内起復到部改除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十四年九月内陞授前職念臣生長南方禀受脆薄兼以自幼學問乖張不能以志帥氣也七情交攻多方受病向雖乞歸調治又以優游光景自縻䐜脏之藥實未曾拔去病根即不自揣遽出干禄備官以來故病復作竟未有涓埃之報復蒙聖恩陞臣以署員外郎職事臣念一介寒士一旦偃然與五品大夫同列計臣之德實不能稱其位萬一況今為寒邪所侵頭風肺氣

喘息不安職業既荒慚悚無地臣今思耳目鼻口四肢百骸無非病痛寖及腹心殊非旦夕可治也必須畜數年之艾靜處山林安守歲月齋居洗念庶幾可望其瘳矣此實臣激切之言非有所假借焉者也伏望陛下憫臣愚衷乞勅吏部放歸調理倘或生全有日年力未暮以臣為可備一命之寄臣豈敢久躭逸豫而惜馳驅哉為此具本令家人某親齎謹具奏聞伏候勅旨

再疏

念臣自幼多病且不善養比入仕途積成勞瘵今春以來加以寒邪相迸醫藥不得其理克伐太過遂傷其元氣只今年未四十而耳目昏瞶手足疲苶皛然如下衰之人此先零之兆也今不得歸臣恐有陰陽之患一旦死填溝壑是亦聖世一夫之不得其所矣臣切惟受病之原實積勞所致然非勞於職業也居都會之間紛華恬淡之意二者交馳無所於定故日撓其心耳心火宜下降而今上行是以陽日虛而陰亦損百爾害身之疢

來乘其敝也臣願自今入山以寧其心務使百骸得理

然後出施之有政臣非不知既委質為臣便合致身也

臣聞身修為家國之始修如修補之云也修補得此身

完固方可以之殉國令臣之身尚猶敝屋四面破碎令

日治病奚啻於禦冦爾也古人必四十而後仕葢以此

時精氣方始完滿志意方始堅定矣况臣尚非強仕之

年百病未除而即試有政養之未厚安望其用之有裨

哉伏望陛下放臣還山假臣數歲然後處以官守之地

則臣方足以効勞於職業者敢不盡瘁於未死之年也

乞歸疏

念臣受資寡薄養生乖舛比年以來感患瘡瘍累事醫治益以猖熾向者謬以驅辟百邪為須金石之藥不擬沉積五内反成心腹之灾抵今三月雜症交攻形神畏沮精氣虛竭臣切以病勢如斯而素食妨職實不自安復恐死期日迫而寡妻弱女何所於托如蒙陛下憫臣幸未即死乞勅吏部放臣回籍調理萬一有生全之日

敢忘効犬馬之勞臣不勝感戴天恩之至

少谷集卷十四

少谷集卷十五

明 鄭善夫 撰

雜著

㳂齋

昔單靖公襄卿佐于周三十年宫室不崇器無形鏤身聳而除潔外内齊給凡有宴享罔有踰其上賔有禮事動即洛如是而爵不上中大夫秩不庇宗晉羊舌肸過

焉靖公享之不斁寅而無私送不越郊賔禮餞贈視其上而從之肸告人曰觀單子之況我也其有興乎昔尹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咨今單子皆有焉而重之以無私加之以不斁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咨而能辟怨以為卿佐其有不興乎單若不興后必昌其後靖公之世大蕃肩於周鄭子曰單靖公古之良也羊舌肸古之名能知人也敬儉讓咨怨之道也古語有之曰怨于政者昌于人怨于履者昌于

躬昌于躬者類昌于人者壹善乎見素子之言曰毖慎也侈對則約怠對則敬滿對則謙跮對則容夫約則能儉不怠則能敬謙則能讓容則能咨吾觀古人之裕於用毖也而信見素子之善繹也吾觀見素子之言之也得毖齋

嫂叔喪服辯

記曰嫂叔無服別嫌也又曰嫂叔之無服也推而遠之也傳曰禮本人情又曰禮以義起如親死子幼嫂有母

之道情何嫌也有母之道而推而遠之義不可通也孔子曰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嫂叔之服也古禮或有之而在周公所損乎周公以前載籍不可考也或者秦燔之後漢儒增損謬失其真故記禮者非聖人之本書乎昔者子思之哭嫂也為位而服不經見子思於嫂無母之道者服不服可通也而為位也情顧有所原而不可已與自子思而為位則前此之不為位可知也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其固無常與韓退之祭鄭夫人云昔

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汝幼鞠于嫂喪服必以期退之之為嫂服朞也以有母之道者也則前此之無服也後世之不服也又可知也按朱子家禮兄弟之妻小功報服同是固原情制義因周公之禮而損益之者與雖然論其常而未適於變也世有如退之者嫂有母之道而服亦以小功乎小功亦不稅乎小功不稅義之正也服而至於不稅則即踈矣嫂有母之道而可即踈乎夫情不可以即踈也義又不可以稅小功也然則朞正

乎碁為祖父母為父兄弟為衆子為冢婦為嫡孫為姪皆聯屬至親自三年通喪之下至重焉者退之之為嫂服朞也無乃過情與夫禮義之經也非經天降非從地出人情而已矣嫂叔之變也其惟大功與大功降於凡弟且得稅也余二弟幼亦鞠於嫂乃命之服大功竊為論說以竢後之君子

教學篇

泰豆氏善御其攬六轡也內正心而外滑消然後以應

馬志和其吻脣輯其銜勒是以回旋若一措輪蹄於容趾之地忘其險也造父棄家而學焉三年不語術而示之趣又三年而後授之巧造父歸為周穆王御八駿西遊遵崑崙以抵瑤池斷山驟壑若履平地焉世傳造父善御而不知其自也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一振而連雙鶬用心專也動手均也詹何倣之以學鈎處於漢泗之交剖粒為餌引魚盈舟楚令尹敖過而神之曰是有道者也進之問術焉師其意以治楚國平心易政三

年而楚國大治鄭子曰余嘗讀子至泰豆氏竒其趣也噫妙矣哉其通於聖人之教乎至詹何諸人益亦嘆其善學也語曰雖小道必有可觀焉此類非耶射御固君子所器也古之君子會一以通萬是故模其迹而弗解其真名曰學梗容聲而振蒙名曰訓苴匪但是之然也紀渻子之養鬬雞也痀瘻丈人之承蜩也賤工曲技而上合乎至道之精而況其大哉作敎學篇

宗誓

古人有言曰法勝則治恩勝則貳家長恩者也故難睦族又家之甚者也故尤難睦凡人之心有七情六欲情欲汰則偏內而輕外見人而不見己心口益繁則情欲益汰承之以不肖之心大貳之會也大族則尤其甚者特行適疎盡言尅恩捐其欲則訾極其忠則尤襮其咎則亂窮其歡則意衰人心之轂中也昔張公藝九世同居或問之不答惟書忍字百餘夫忍以養恩恩以輯情情同則通通則睦睦則久矣而又遡源以親之

嚴分以安之學問以漸之柔遜以開之貧則賑之喪則賻之吉有慶善有勸小過則隱大過則讓不聽則止仁以和其情義以殺其欲所以正忍也鄙語曰大忍小忍和睦安穩鄭門祠堂之作以修睦也凡我族人敦此矢詞

郁亮之三書題後

郁亮之為裕州值中原盜起城陷死之朝廷以為光禄卿旌其忠也孔子曰士見危授命又曰察其所安亮之

之授命以死也能安歟昔者山東之亂城破者十八九其間迎降竄伏者何限也雖然死難之徒或慷慨於一時或者偷生無路顛踣於鋒鏑之辱者其跡似矣其心之所安如何哉近觀亮之三書乃其平生所與處元忠者其義分通明心辭昭曠亦駸駸乎知道歟吾聞知道者決死生而不眩視義之可舉而安之故所惡有甚於死者不為苟得也於乎三書之存於亮之可無賴哉元忠史氏也他日汗簡之定要須以此推其心矣正德十

二年閏月晉安鄭某東遊歷會稽吊其廬而書之

贈陳惟濬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又曰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子思子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

立命也鄭子曰余嘗誦斯語竊見聖賢學問無時無處不洗濯此志故明晦夷險榮辱生死疑似之際斬然而不為之變聖賢作用深矣哉昔明道好獵自見茂叔之後云已無此好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洗濯此志難矣哉惟濬從事聖賢者也茲得罪南歸歸將田于臨川葢處乎貧賤患難之間也於其行也書此以相其志他日相逢於烟霞之表幸相與證其所得焉

贈伯固二首

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聖人之志在於天下國家也語曰學而優則仕仕以行其所學也又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求者求所達之道也達者達所求之志也惟其志在於天下國家也故雖事變嬰於身而未嘗一日忘於志也古之所謂道德之士類如此故孟子曰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不用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後世諫臣卒以訐訐而

去為賢信如是則是為已尚有私意要其極豈真在於天下國家者耶伯固之學無所不究精思力踐志欲見可之行也嘗聞之素翁曰伯固殆如精金美玉要之非如世所謂功名之士者兹以所學有靖於君獲戾而去國咸奇其節而壯之此豈足以窺伯固之志哉使伯固有為名之念則平生所學皆是虛文其去悻悻丈夫也餘幾哉然公私人已之際相去絲縷之間矣是故憂患蹇剝何處非致力之地稍有一息悔吝即為私意即為

為我即非學問即非志節其為功名亦即非功名矣自令以還尚相與勉之

伯固平生苦志劬書博涉甚至成癖為文字亦莫不求拓其所極夫典籍文章實人間一大玩物然一向為之未免有尋流逐末之弊於身心上畢竟無益至於癖焉顧不反有害哉昔朱晦翁荅潘叔昌云中年以後氣血精神能有幾何不如且學上天然後旋學識字也又云恨不早目盲者則夫典籍文章不真使人汩溺而弗能

起耶伯固氣力强毅非復善夫脆弱者之匹然皆中年以後人矣倘更失此他日對淵尋筌尚何及哉

贈馬子莘

余嚮過建州讀陶園詩於辭氣間得子莘之為人要之必不止以文章鳴世者惕然存之到京論友於守中氏守中首舉子莘以為陽明之門立志最為精猛者冀日復為余曰子莘至矣遂與共晰夕上下議論譚及幽玄見其卓譚及利害見其守啓其神色見其所安於是乎

益信吾守中之不吾誣也余嘗以文章究人底裏今復自慶其得之子莘矣然人生百年猶石火之炯然易滅也中間惟二三十年與竟大業前此者智不及之後此者力不及之二三十年能有幾何然一念依違遂至没世豈不為大可哀哉故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焉今之豪傑之士不為少矣其能談聖人之道亦不為少矣及覯其隠微利害之際往往變其所守者何哉志不堅也志不堅者心不誠也心不誠者名不稱也子莘才力

向往寧復有為名之病然誠之一字其實難識稍有一息汩沒一毫矜持皆謂之偽矣故佛書有云求禪定即非禪定求解脫即非解脫余無似早衰無以與乎道德之言然一曲之明實猶乎維摩大士之於釋也故為子華畫之幸毋以笑

交論

交之為道古也交不可易易則無卒君子之交也難難則協協則卒其交也上亡諂下亡瀆猶之措膠之漆中

雖有巧者莫可解也是故晏嬰之於友也世申其祇不遷於始固也向秀氏有友七人而善後居山陽亡有七人者每聽隣笛輒泣下伯尭羊角哀之楚也窮雪於途袍稟不兼勢不可兩有桃曰吾不逮哀哀存逾吾有也於是乎以身存哀桃死空樹哀乃徇之數子者友也卒世而匪懈墮命而甘心者也故曰無羍爾初有永其終交難矣古之人有終其身而蔑有交者寧蔑也蔑以易也匪易則匪汎匪汎則純純則固固則有相由之相成

於善義成則卒汎則支支則解夫其分有所支也則意有所忽忽生疑疑生隙隙生嫉嫉生畔畔生仇仇生於易也夫物莫不畔于易莫不亡畔於難交至於畔而且仇焉寧蔑也余悲夫古之道不可返矣悲夫世之交者如雲之殊矣以利交也以勢交也交也者利差則散勢醜則嫌如以利以勢而或卒乎否哉吾見脆柳東枝協風至則枝靡以西不但葉也亦不但枝也如以利以勢則亦不但猶脆柳也作交論

與黄后峰雜論

土生物山岳豈得為死物但山岳小人心如天地元氣較大耳

赤子之心但可云純一無偽若水火盜賊在前則必驚怖安得不動心聖人則不動耳

天之理氣猶人之性情日月星辰之運江河之流山岳之峙猶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五臟六腑人心只可對天天之神不專棲於日人之神亦不專棲於目也

做官要行道不但位正也正便可行于三代聖賢之君之時三代而下便做不去故孔孟不偶程朱不容是已夫言者心之聲也文者言之精也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淳言質仁亢言凌厲崇而飾者窮奇誽誽譪譪者蒐慝斤斤者察詖者蔽淫者諂不蹟而康饕餮周也然有知詐似知好閑似廉漸毒頡滑堅白解垢之説諸言何以稱哉

觀舟文

少谷子將之燕觀舟于河見御風而疾濟見御力者見覆者見舍楫而返者少谷子瞿然若失容有揖而前曰先生面人而潛神役物而動志將有所思乎曰有齊其物而差其等猶是舟也因其順良其御而至之之謂至微其美而力其用而遲其所極之謂强反其至而戾其力之謂懦倒其施而弗悛其所往亡之謂暴暴則亡懦則棄可不畏哉亟中之資要于强强則成成則無慮無至也客曰大哉君子之觀物也吾知其所以樹身之操

者矣再拜而退

婚禮不用樂辨

程子以婚禮為幽陰則是以不用樂為幽陰則非白虎通云婚禮以陽下陰用昏時行禮故謂之婚幽陰之義恐據此禮曰不舉樂思嗣親也白虎通謂親年衰老代至也若視死更可舉樂乎按先王作樂以飾喜也若昏禮思嗣親則殺喜耳故不同樂

佛老辨

風俗繫于氣運春秋時喪亂相乘列國皆有賢人且孔子道勝故邪說不為害列國之君雖相侵伐猶懼大義故邪說不得入至戰國時其君互相謀噬不懼大義國亦無賢人謀士興謀士邪說也孟子賢不及孔子道不能勝邪雖攻奚益然時無佛老之名也老子立論未嘗無用處但過正道一頭使其親行之天下必有可觀孔子終無一言詆之但學者用之過當故害事佛氏上乘亦合吾道但其作用殊耳是故佛老之禍非佛老之罪

也佛老之學雖賢知君子往往有好而習之者惟程朱不然豈非世道之有邪有正猶天道之有陽必有陰乎就二教較之佛害猶大輪廻之説雖萬世不能解衆生之惑耳

書法荅

古人作真書如端人正士修容中立柔外剛内從容於禮法之場至於行草則似孔子之燕居申申夭夭而於禮法實未嘗離也張顛懷素如坐空山無人之境蔑禮

法去形骸而仙者米元章黃魯直則戰國縱橫之流耳近世學此四家其弊愈甚衛辰蓋有志於書而未有於適者也因以相告然此就衛辰言耳故畧

延陵李太守禦寇事原

或曰延陵太守城延陵江陰而寇至何其慮之神也守江陰而靖江無恐江南忘危蓋有餘威者耳或曰先事而遏之謂知臨患而能折其衝之謂武能銷人之患之謂仁鄭善夫曰董子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城延陵城江陰道之經也守江陰義之感也且城且守而活江南數十郡之民民罔見德焉宣道義以成其仁者也故曰道知之符也義武之原也武仁之用也

武帝不冠不見黯論

昔人有言曰霍氏之禍自驂乘始愚則曰汲黯淮陽之遣自不冠不見始何則武帝待黯禮至而情不至也天下有厚之而薄者薄之而厚者觴酒豆肉必先諸鄉人而後諸子弟豈待子弟不若鄉人哉葢鄉人與我疎者

也禮至而情不至也子弟與我親者也情至而禮不至也故鄉人之敬不終日而子弟之愛可以終其身㸃於武帝徒得其鄉人之敬而不獲其子弟之愛其敬烏得而不替哉夫禮固臣之所望于君者也有時而不愛其禮者不容于偽為也禮而偽為能無窮乎世之愛者有曰不冠者褻也必冠者禮也帝之于黯不冠不見若在所禮矣況帝之待大將軍則踞厠待丞相則不冠槩之于此又殊禮也帝何負于黯邪噫非唯不知帝抑不知

黷也夫人情有所忌而畏生焉有所畏而敬生焉敬生于畏且忌而使君不吾疑者未之有且黷何忌于帝邪忌之初生也黷之戇也夫帝之多欲其腹心之疾所自諱也黷不之諱而故暴之其不近帝之情一也且愛一公孫子既欲斥之愛一刀筆吏又欲斥之黷與二子之心睽而帝又與黷之心睽矣不得于君之心而惟禮之拘安知其非貌焉已邪故不冠不見非敬黷也陰懷猜忌而陽浮與之修飾邊幅之小廉而非握手撫背之真

情也設立防畛之曲謹而非慷慨歌呼之雅意也不然淮陽之遣胡為乎來哉又否則大將軍黯為之矣何必青也丞相黯為之矣何必弘也向使移待青者以待黯雖踞厠可也淮陽必不遣移待弘者以待黯雖不冠可也淮陽亦不遣吾不獨怪夫素所褻慢之臣如此而將如此而相而素所敬畏之臣所尊非所用所用非所寵至是而帝之心見矣然則臣之于君果顧其冠而敬邪抑顧其不冠而簡邪簡不如敬固也與其敬焉而無實

毋寧簡焉而情真無實則不可以為繼而情之真者愛之真也臣亦何利于君之為貌而自取其薄乎故曰淮陽之遺自不冠不見始

少谷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少谷集卷十六

明　鄭善夫　撰

跋

文山墨蹟跋

昔余在吳下曾見文山墨蹟凡十餘條中說空坑兵敗之事較詳其後載徐妳環娘流落之由與此本相類其字畫月日亦相類時同觀者數人三讀欷歔為之泣下

余友殷近夫跋云使公用于德祐之前國尚可為使公不死于景炎之後身無所安時讀其詞咸願為之執鞭不可得者初不暇論其真與贋也今觀一峰之論豈此本得之毛氏者乃其真蹟而吳下所見者誠所謂虞褚蘭亭耶於乎百世之士片文隻字流落人間雖偽為者亦能使人興起其他可論哉

戴節婦跋

少谷子曰貞節至難也人受剛中正賦又幼學尚志動

則曰古之畸人一遭事變遂遷次以喪其平生況婦人耶色之欲本諸天地之根成性也盛年守貞難於格虎無論心須夫本來安安者上也自防於禮法忍荼食蘗者利也勉也及其成功一也余嘗曰斷髮截鼻者勇冠三軍余讀節婦傳得其情未嘗不為之降心焉黄羅戴氏母拮据一節國人稱之嘻難矣然有反風滅火之報節婦弗論也

迪功集跋

昌穀吳人也十歲學古文章遂成章二十外稍厭吳聲一變遂與漢魏盛唐大作者馳騁上下今之世絕無而僅有者也年三十調迪功幽憂中遂選平生所為文曰迪功集識者見之曰昌穀之年其殆止是乎既而竟死昌穀且死抱是集付其子曰是不出門傳必以獻吉蓋與獻吉見諸集中云云此本余得諸其家藏選本其子手抄者今所行於洛陽者獻吉多為更定失昌穀真蓋獻吉雖與同調其丰神氣䰟亦自有不相能者矣昌穀

死令十年海內作者莫不輸其心恨不與同遊者余實
與同游而不知昌穀鄙哉余之賤目也於乎千載下覽
是集者竟如何也此本木虛録者俾余作語

高時菴真蹟跋

時菴世高士也余不及見高士獲交其似者高士於藝
無不知亦無不能能亦無不精觀於此卷能具一隻眼
者可攷也余性不好世俗寫法而獨愛宗呂之品格蓋
法度之中有神奇焉謂其天分迥絶若舍是而求其上

者何患不至而不知其傳蓋出諸此也宗吕性至孝此其父手澤也春秋設其裳衣正以覩存形愢所憑又覩是物所以興乎孝也况是手澤又精神之粹然者是憑哉

畫龍

昔張僧繇於安樂寺壁寫二龍不點睛謂點之即飛去閻立本亦名手也見之却走不敢視夫龍神物也筆端之神而能造化之至此哉先儒言人心天地人心而曰

天地則萬象萬物中其有也而謂之能造化也固宜僧
繇之神物也道眼中之易易者也令人自塞其天地猶
世俗之畫龍也而責其不能神抑得其疑似耶非耶

易論二條

易君子以趨吉避凶防微杜漸易也者用於君子而勿
用於小人者也易其聖人之時乎如姤之時五陽在上
一陰在下小人雖微其機則將盛也然其道未成其勢
則可剪剪之者杜其漸也至於二陰在下其道成矣其

勢難矣在君子則有遯遯之時不可為也猶可去也至於三陰在下天地否矣否之時君子將何逃乎亦惟守死善道定其志以竢天矣蓋聖人可完名則完名可完身則完身遇否則完其志而已如一陰在上五陽在下小人尊而無權君子盛而多助剪之便也五王不去武三思自為机上之肉不明乎易之義矣

易變易也物極則反泰否相乘時之至天地不能已也堯舜最善用易堯舜盡聖人之權者也羲黄相續至堯

舜之世值乎極也則反之以朱均堯舜能祈天永命而
權之以禪受以濟其極是明奪天地之變而反之正者
也故曰聖人賛天地之化育三代聖人則道乎其常矣

立吾齋

林子志古名其齋曰立吾一日過少谷命申其義鄭子
曰名其至矣吾我也即志古本來面目也人皆可以為
堯舜識得志古面目即是堯舜堯舜豈難為耶豈易為
耶夫子之言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聖賢立身無二道

識得真吾而求以立之者自如飢渴之於食飲無之而不得而後為真識飢渴切身舍食飲則身死真吾切心真吾不立則心死莊子云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聞見之識如飢渴之於食飲也出於意氣入於才質才質局於彼此安能一了而百了意氣頽於衰暮安能一得而永得夫真立也者有真識者也無夷險無靜躁無久近巨細無聲色生死榮辱禍福一切舉不足以嬰其真猶砥柱之湍也囦覺也夫是之謂志古面目非耶昔

夫子三十而立時則志意堅定萬變不撓也志古今其時哉愚見止此請質諸素翁與愢吾吏部家庭授受當有奇聞幸以相告

漫書授君用

漫書一本授君用此余心口也此學稍戾時禁然究竟不學則亦已矣若必為聖賢此是明正一條大路不可讓人先着脚也君用聰明直截好根器入此甚不難不可蹉過此日豈再得僕回首旁蹊曲逕悔之晚矣詞章

雕蟲小技然不明此學雖工何益君用細思之從善如登從惡如崩要須下死工夫方做得聖賢事業君用稍過飛揚莫尚有照影自喜意思在善學者貴鞭其後

贈三子

高宗呂甘貧守節安安然人無知者又其性瀟然物外下視瑣瑣者如市兒故憎多口云爾固信而行之未嘗改也與余與克相為貧賤之交未嘗漫及家事若將浼焉者其天性如此事母致力為養事凡致友余表其先

人之墓見其槧云今學使者表章儒行愧余力綿屢薦之而未信葢有聚沫成河云然君子修其在我者無盡自令宗呂其益楙修之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方謂之君子宗呂無欲臻是哉

易曰君子終日乾乾惕若又曰潛龍勿用又曰見龍在田天下文明顯晦用舍一龍也君子象龍德故龍曰君子君子曰龍云然時有顯晦身有用舍乾乾惕若則無終無始無首無尾堯舜之兢業文之純非歟傳于善學

易者也知用夫易令初其勿用時乎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勿用在田一也乾乾惕若則在吾輩作為如何耳龜山云此日不再得學問成於勇決廢於優游傅子其益修所以如龍者而文明天下哉闕

諧謔藹然可親然二者有志則無害昔劉貢父善諧笑彼葢立得脚跟故不病道故詩曰善戲謔不為虐云施子性資最稱明悟讀書極易通曉文理粲然然每以一科第為病余曰此未足以病施子也君子疾没世而名

不稱焉不在科第之云也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修為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亦奚以為讀書而不措之躬行余不謂之學也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云云祿在其中矣施子能以余之言病病哉

東巡懷草跋

此本余伏闕罰跪時所草置懷中謂倪本端方思道曰余死則為出之時死者十一人而余最柴瘠幸不即死今存此草每靜夜一披追惟往事未嘗不潸然痛哭也

連璧卷跋

此余在杭時同太初作此寄高子者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嗚呼太初已矣荒村閉門撫卷懷賢為之憮然辛巳夏朝高傳二子過我少谷志

游藝卷跋

宗文持此卷欲予寫舊作余顧欲為知已者鳴也然心求工而筆愈拙凡四更端而後成可笑可笑世間事不由人作意為之類如此

太初山人稿跋

余敘太初漫稿成太初曰子真知我者又明年庚辰而太初死遺命以漫稿必付余余歸弔其廬撫其孤携其稿至杭梓而行之凡與太初遊者如杭人許台仲陳遂初高世美湖人施邦直沈仁伯率來集事於乎使太初復生諸君當不愧乎其平生之言乎是年秋七月望善夫志

畫虎跋

有元時濵人劉平戍楚道棗陽遭虎其妻胡氏與其子殺虎得復甦時好事者傳播圖贊至于今以為美稱壯矣哉鄭善夫曰物役于精精率于性物軌不跂情專無畏故義每起于所激仁每術于所重吾觀物見情也觀情見性也觀性知道也

永樂大臣觀春詩卷跋

是作者鳴其幸者也永樂諸君子際天地平均熈熈於廟堂之上嘘而成聲聲不苦迫時也不幸而逃山處實

而亦鳴其為郲也荖荖也以人考槃采薇之什是已然而皆順也楊文貞曰自非山焦水濱賞幽悟淡為無益之聲者儔豈真為無益之聲者哉

與可墨竹卷跋

與可教東坡作墨竹曰必得完竹於胷中執筆熟視見即追之如兎走鶻落其在洋州時遺以所作偃竹且云此竹尺許有萬尺之勢東坡嘆曰更十年余亦不能至此仲默教余為詩曰學詩如學仙神仙逆天地之氣以

成詩亦如之逆則詞古則格高則意長余讀仲默詩始覺余之醜耳然東坡學與可心誠識其所以然雖不能過與可或猶乎與可也後之人之寶之傳之亦或猶乎與可也余學仲默不可謂不識其所以然也而顧不能猶仲默者天分量之耳不知後世論余於仲默亦猶與可於東坡否也癸酉歲葉茂全偶持此畫欲余作詩余欲仲默先作詩及見仲默詩竟縮手退舍不敢出口茂全強余為之曰中州人士品題當世人物皆以吾子文

不逮詩果然余詩之自信乃如此文斯下矣

慰遐思卷跋

崑山蘇州屬吏也上下以道相友世人非之在蘇州用上友下樂人之道而忘勢者也而謂之辱在崑山用下友上樂其道而忘人之勢者也而謂之僭彼二人者可謂踐迹古人而反乎今之道者耳然此詎足以槩其餘哉公人物論當自見

東湖卷跋

東湖在象山之麓山人潘搆家焉湖之又東作亭一枕塘塘之内植蓮墻以竹箭間以名木面以山陰晴之氣燕雀鷗鷺鳺鶬鸂鶒之鳥芙蕖椒芷之香四時也丁卯春予過此樂而飲焉飲輙醉至醉輙歌甚驩也繼是歲數往往輙數日日凡得詩數首以主者搆也今將有遠役搆以文請於予余將陳迹於是湖耶異時風塵回首此意何極三復而歸之

贊

鄒山人贊

而媞媞而于于盾禮若比廣義若迂其被衣齧缺之徒與

巽所道人贊

服美而伏緣形而趨伏匪名處趨匪明居萃乎其若猖廉乎其若隅人著其著而莫即其都彼若人矣夫

銘

方塘銘

華容魏子秉濟作方塘于洞庭之野結菴以居尚意也閩粤鄭善夫為作方塘銘銘曰

濂水脉脉伊水洋洋誰則導之瀦以斯塘羣象在中庶類在傍君子之處不愆其方匪江匪河不浲不波吁嗟乎塘上之人兮奈爾何